

校長視野

c o l u m n s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。
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
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
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

六歲以前，筲箕灣阿公岩就是我的天地。背面是石礦場，每天都發出爆石的隆隆巨響，村裏面並沒有石屎路，石屋亦絕無僅有，只有一排排的木屋、鐵皮屋，當然也沒有冷氣、雪櫃、洗衣機，更不可能有電話，連廁所也是公用的。但對於兒時的我，阿公岩是一片樂土。

村裏面家家戶戶都在同一屋簷下，打鐵、爆石是最普遍的職業，鄰居的大嬸都忙着串膠花，幫補家計，我時常跟村裏的小孩聯群結隊去踢足球、放風箏、鬥蟋蟀、或者跳進南華泳棚暢泳，無拘無束，好不快活。

最近，我跟一位同樣在香港長大的企業家談到這段生活。他聽得津津有味，並且鼓勵我與年輕一代分享這份「阿公岩精神」。我仔細回想，當時的生活環境和經濟條件對現今的人來說相當艱苦，然而，為甚麼我和身邊的朋友都覺得日子過得精采無比？也許，少年不識愁滋味，但是我覺得關鍵在於人生態度。我們一家從不自怨自艾，或者怨天尤人，反而時常懷着一股對生活的熱情與動力。要找樂趣嗎？就動動腦筋，自己到山邊捉蟋蟀、縫製風箏、學游泳、組隊踢足球……一切都是「不求人」。無他，當物質匱乏，便窮則變，變則通，潛能自然一下子發揮出來。看見別的風箏飛得高，飛的遠，就生起鬥心：該怎麼辦才可以讓風箏飛得更高、更遠？創意由此萌生。只要多觀察、多嘗試、多努力，原來成功離我們不遠。

家父是阿公岩村唯一擁有大學學歷的村民。他是石礦場的工程師，負責石廠的技術指導，記憶中他深得街坊尊敬，令年少的我明白教育可以改善生活，也讓自己抬起頭來。我雖然是「火麒麟」，樣樣皆精，但是我同樣用功讀



書。在此我不能不提慈幼中學的英文老師。學校裏有一位老師是來自愛爾蘭的神父，也在學校擔任足球隊教練。他使我明白學術和運動並無衝突，更可以兩者兼顧，於是我一方面盡情為足球隊衝鋒陷陣，一方面仍然以十足幹勁讀書，名列前茅。「Work hard, play hard」從來都是我的座右銘。我亦為自己訂立清晰目

標，把壓力化作動力，一步一步向目標前進。

中五那年，衝出阿公岩的時機到了。當年我自以為會考成績不俗，一心想報考皇仁書院，怎料皇仁不給我報名表。我並沒有氣餒，畢竟慈幼也是所好學校。開學兩星期後，一位舊同學已經成功被皇仁取錄，他來電問我：「我旁邊有個空位，你要試試看嗎？」我的第一反應是：「算了吧！」想不到媽媽一言驚醒夢中人：「一試又何妨？」於是，我乘電車從阿公岩到銅鑼灣，戰戰兢兢地接受面試。大概那位副校長看見我的誠意，竟然立即取錄我。這次成功可算是我一生的轉捩點。兩年後，我衝出香港，前往美國留學，追求自己的夢想。

我在今年初重遊故地，想不到王安記石屋依然屹立不倒，可惜阿公岩村已經面目全非，兒時往事一下子湧上心頭，百感交集。當年的我並非「贏在起跑線」的孩子，但我很感恩在阿公岩的時光造就了今天的我。那些年，我體會到物質與幸福並無必然關係，只要懷着對生活的熱情與希冀，我們時刻都可以從平凡簡樸的事物中找到樂趣。那些年，我體會到「阿公岩精神」：人窮志不窮，嘗試不一定會成功，但假使不肯嘗試，就注定失敗。這種精神依然牢牢在我心底。人生從來並非完美，但幸福其實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與其怨天怨地，何不在逆境中尋找機會、尋找快樂？囧

衝出阿公岩